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清平山堂話本 剗頸鴛鴦會

入話：眼意心期卒未休，暗中終擬約秦樓。

光陰負我難相偶，情緒牽人不自由。

遙夜定憐香蔽膝，悶時應弄玉搔頭。

櫻桃花謝梨花發，腸斷青春兩處愁。

丈夫隻手把吳鉤，欲斬萬人頭；如何鐵石打成心性，卻為花柔？君看項籍並劉季，一以使人愁；只因撞著虞姬戚氏，豪傑都休。

上詩詞各一首，單說著「情」「色」二字。此二字，乃一體一用也。故色絢於目，情感於心；情色相生，心目相視。雖亙古迄今，仁人君子，弗能忘之。晉人有云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」慧遠曰：「順覺如磁石遇針，不覺合為一處。無情之物尚爾，何況我終日在情裡做活計那？」

如今則管說這「情」「色」二字則甚？

且說個臨淮武公業，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。愛妾曰非煙，姓步氏，容止纖麗，弱不勝綉羅；善秦聲，好詩弄筆。公業甚嬖之。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。其子趙象，端秀有文學。忽一日，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，而神氣俱喪，廢食思之，遂厚賂公業之閹人，以情告之。閹有難色，後為賂聽動，令妻伺非煙聞處，具言象意。非煙聞之，但含笑而不答。閹媼盡以語象。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如，乃取薛濤箋，題一絕於上。詩曰：

沉沉良夜與誰語？星隔銀河月半天。

寫訖，密緘之，祈閹媼達於非煙。非煙讀畢，吁嗟良久，向媼而言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，今生薄福，不得當之。嘗嫌武生粗悍，非青雲器也。」乃復酬篇，寫於金鳳箋。詩曰：

畫簷春燕須知宿，蘭浦雙鴛肯獨飛？

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閒花裡送郎歸。

封付閹媼，會遺像。象啟緘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！」但靜室焚香，時時虔禱以候。

越數日，將夕，閹媼促步而至，笑且拜，曰：「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」象驚，連問之。傳作煙語曰：「功曹今夜府直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。若不逾約好，專望來儀，方可候晤！」語罷，即嚙黑，象乘梯而登，非煙已令重榻於下。既下，見非煙豔妝盛服，迎入室中，相攜就寢，盡纏綿之意焉。及曉，象執非煙手，曰：「接傾城之貌，挹希世之人，已誓幽明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潛歸。茲後不盈旬日，常得一朝於後庭矣，展幽微之思，罄宿昔之情，以為鬼鳥不知，人神相助，如是者週歲。

無何，非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。奴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勿揚聲，我自察之！」後堂至直日，乃密陳狀請暇。迨夜，如常入直，遂潛伏里門。俟暮鼓既作，躡足而回，循牆至後庭，見非煙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忿，挺前欲擒象。象覺，跳出，公業持之，得其半襦，乃入室，呼非煙，詰之。非煙色動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楚血流。非煙但云：「生則相親，死亦無恨！」遂飲杯水而絕。象乃變服易名，遠竄於江湖間，稍避其鋒焉。可憐：

兩散雲消，花殘月缺！

且如趙象知機識務，事脫虎口，免遭毒手，可謂善悔過者也。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，也與個婦人私通，日日貪歡，朝朝迷戀，後惹出一場禍來，屍橫刀下，命赴陰間，致母不得侍，妻不得顧，子號寒於嚴冬，女啼饑於永晝，靜而思之，著何來由！況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？真個：

峨眉本是嬋娟刃，殺盡風流世上人。

權做個笑耍頭回。

說話的，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？姓甚名誰？原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，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，小字淑珍。生得甚是標緻：

臉襯桃花，比桃花不紅不白；眉分柳葉，如柳葉猶細猶彎。自小聰明，從來機巧，善描龍於刺鳳，能剪雪以裁云。心中只是好些風月，又做得幾杯酒。年已及笄，父母議親，東也不成，西也不就。每興鑿穴之私，常感傷春之病。自恨芳年不偶，鬱鬱不樂。垂簾不捲，羞教紫燕雙雙；高閣慵憑，厭聽黃鶯並語。

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？因成商調《醋葫蘆》小令十篇，系於事後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。奉勞歌伴，先聽格律，後聽蕪詞：

湛秋波，兩剪明；露金蓮，三寸小。弄春風，楊柳細身腰；比紅兒，態度應更嬌。他生的諸般齊妙，縱司空見慣也魂消！

況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，如此伶俐，緣何豪門巨族，王孫公子，文士富商，不求行聘？卻這女兒心性有些蹊蹺，描眉畫眼，傅粉施朱，梳個縱鬢頭兒，著件呷身衫子，做張做勢，喬模喬樣，或倚檻凝神，或臨窗獻笑，因此閨裡皆鄙之。所以遷延歲月，頓失光陰，不覺二十餘歲。

隔鄰有一兒子，名叫阿巧，未曾出幼，常來女家嬉戲。不料此女以動不正之心有日矣。況阿巧不甚長成，父母不以為怪，遂得通家，往來無間。一日，女父母他適，阿巧偶來。其女相誘入室，強合焉。忽聞扣戶聲急，阿巧驚遁而去。女父母至家，亦不知也。且此女欲心如熾，久渴此尋，自從情竇一開，不能自己。阿巧回家，驚氣衝心而殞。女聞之死，哀痛彌極，但不敢形諸顏類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鎖修眉，恨尚存；痛知心人已亡。霎時間，雲雨散巫陽；自別來，幾日行坐想。空撇下一天情況，則除是夢裡見才郎。

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，心中好生不快活，自思量道：「由我之過，送了他青春一命。」日逐蹀躞不下。

條爾又是一個月來，女兒晨起梳妝，父母偶然視聽其女顏色精神，語言恍惚。老兒因謂媽媽曰：「莫非淑珍做出來了？」殊不知其女：

春色飄零，蝶粉蜂黃都退了；韶華狼籍，花心柳眼已開殘。

媽媽、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，「只怕親戚恥笑！常言道：『女大不中留。』留在家中，卻如私鹽包兒，脫手方可。不然，直待事發弄出醜來，不好看。」那媽媽和老兒說罷，央王嫂搜作媒，將高就低，深長補短，發落了罷。

一日，王嫂來，說嫁與近村某二郎為妻。且某二郎是個農莊之人，又四十多歲，只圖美貌，不計其他也。過門之後，兩個頗說得著。

瞬息間十有餘年，某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，年將五十之上，此心已灰，奈何此婦正在妙齡，酷好不厭，仍與夫家西賓有事，某二郎一見，病發身故。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結姻緣，十數年；動春情，三四番。蕭牆禍起片時間，反為難上難。把一對鸞鳳驚散，倚欄杆，無語淚偷彈。

那某大郎斥退西賓，擇日葬弟之柩。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。其家已知其非，著人防閑；本婦自揣於心，亦不敢妄為矣。朝夕之間，受了多少的熬煎，或飽一頓，或缺一餐，家人咸視為敝帚也。

將及一年之上，某大郎自思：「留此無益，不若逐回，庶免辱門敗戶。」遂喚原媒，眼同將婦罄身趕回。本婦如鳥出籠，似魚漏網，其餘服飾，亦個較也。婦抵家，父母只得收留，那有好氣待他，如同使婢。婦亦甘心忍受。

一日，張二官過門，因見本婦，心甚悅之，俾人說合，求為繼室。女父母允諾。恨不推將出去。且張二官是個行商，多在外，少在內，不曾打聽得備細，就下金盤羊酒，涓吉成親。這婦人不去則罷，這一去，好似：

豬羊奔屠宰之家，一步步來尋死路！

是夜，畫燭搖光，粉香噴霧。綺羅筵上，依舊兩個新人；錦繡衾中，各出一般舊物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喜今宵，月再圓；賞名園，花正芳。笑吟吟，攜手上牙牀；恣交歡，恍然入醉鄉，不覺的渾身通暢，把斷弦重續兩情債。

他兩個自花燭之後，日則並肩而坐，夜則疊股而眠；如魚藉水，似漆投膠。一個全不念先夫之恩念，一個那曾題亡室之音容。婦羨夫之殷富，夫憐婦之丰儀。兩個過活了一月。一日，張二官人早起，分討虞侯收拾行李，要往德清取帳。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？張二官人不免起身，這婦人簾簾垂下淚來。張二官道：「你我既為夫婦，不須如此。」各道保重而別。

別去又早半月光景。這婦人是久曠之人，既成佳配，未盡暢懷，又值孤守岑寂，好生難遣，覺身子困倦，步至門首閒望，對門店中一後生，約三十已上年紀，資質豐粹，舉止閒雅，遂問隨侍阿滿。阿滿道：「此店乃朱理秉中開的。此人和氣，人稱他為朱小二哥。」婦人問罷，夜飯也不吃，上樓睡了。樓外乃是官河，舟船歇泊之處。將及二更，忽聞稍人嘲歌聲隱約，記得後兩句，曰：有朝一日花容退，雙子招郎郎不來。

婦人自此復萌覬覦之心，往往倚門獨立。朱秉中時來調戲。彼各相慕，自成眉語，但不能一敘款曲為恨也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美溫溫，顏面肥；光油油，鬢髮長。他半生花酒肆顛狂，對人前扯拽都是說。全無有風雲氣象，一謎裡竊玉與偷香。

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，只是不得湊巧。一日，張二官討帳回家，夫婦相見了，敘些閒闊的話。本婦似有不悅之意，只是免強奉呈，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。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個月之上，正值仲冬天氣，收買了雜貨赴節，賃船裝載，到彼發賣之間，不甚稱意，把貨都賒與人上了，舊帳又討不上手，俄然逼歲，不得歸家過年，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。

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，乘機去這婦人家賀節。留飲了三五杯，意欲做些閨味之事，奈何往來之人，應接不暇，取便約在燈宵相會。秉中傾教而去。撚指間，又屆十三試燈之夕。於是：

戶戶鳴鑼擊鼓，家家品竹彈絲。遊人隊隊踏歌聲，仕女翩翩垂舞袖。鼇山彩結，崑崙百尺轟晴空；鳳篆香濃，縹緲千層籠綺陌。閒庭內外，溶溶寶燭光輝；杰閣高低，燦燦華燈照耀。

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奏簫條，一派鳴；綻池蓮，萬朵開。看六街三市鬧攘攘，笑聲高，滿城春似海。期人在燈前相待，幾回家又恐燕鶯猜。

其夜，秉中最早的更衣著靴，只在街上往來。本婦也在門首拋聲銜俏。兩個相見驚喜，準定目下成事。不期伊母因往觀燈，就便探女。女扇戶邀入參見，不免留宿。秉中等至夜分，悶悶歸臥。次夜如前，正遇本婦，怪問如何爽約，挨身相就，止做得個「呂」字兒而散。少間，具酒奉母，母見其無情無緒，向女而曰：「汝如今遷於喬木，凡宜守分，也與父母爭一口氣。」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，可不是鬼門上貼卦？平旦，買兩盒餅餸，僱頂轎兒，送母回了。

薄晚，秉中張個眼慢，鑽進婦家，就便上樓。本婦燈也不看，解衣相抱，曲盡於飛。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，或老或少，那能造其奧處？自經此合，身酥骨軟，飄飄然，真滋味不可勝言也。且朱秉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，深諳十要之術。那十要？

- 一要濫於撒謊，
- 二要不算工夫，
- 三要甜言美語，
- 四要軟款溫柔，
- 五要七斜纏帳，
- 六要施逞槍法，
- 七要裝聾作啞，
- 八要擇友同行，
- 九要穿看新鮮，
- 十要一團和氣。

若狐媚之人，缺一不可行也。

再說秉中已回，張二官又到。本婦便害些「木邊之目」，「田下之心」，要好只除相見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報黃昏，角數聲；助淒涼，淚幾行。論深情，海角未為長；難捉摸，這般心內癢。不能勾相偎相傍，惡思量縈損九迴腸。

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，直至佳境，又約秉中晚些相會，要連歡幾十夜，誰知張二官家來，心中氣悶，就害起病來，頭疼、腹痛、骨熱、身寒。張二官願望回家將息取樂，因見本婦身子不快，倒帶了一個愁帽，遂請醫調治，倩巫燒獻，藥必親嘗，衣不解帶，反受辛苦在外了。且說秉中思想，行坐違安，托故去望張二官，稱道：「小弟久疏趨侍，昨聞榮回，今特拜謁，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雞酒，聊與兄長洗塵。幸勿他卻！」

翌日，張二官赴席。秉中出妻女奉勸，大醉扶歸。已後還了席，往往來來。本婦但聞秉中在座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病也無。倘若不來，就呻吟叫喚，鄰壁厭聞。張二官指望便好，誰知日漸沉重。本婦病中，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偕來索命，勢甚瘳惡。本婦懼怕，難以實告，惟向張二官道：「你可替我求問：幾時脫體！」如言，逕往洞虛先生卦肆，卜下封來，判道：「此病大分不好，有橫死老幼陽人在命為禍。非今生，乃宿世之冤。今夜就可辦備福物、酒果、冥衣各一分，用鬼宿渡河之次，向西鋪設，苦苦哀求，庶有少救。不然，不可也。」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揠揠來，若怨咱；朦朧著，便見他。病恹恹，害的眼見花；瘦身軀，怎禁沒亂殺？則說不和我乾罷，幾時節離了兩冤家！

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，本婦在牀又見阿巧和某二郎擊手言曰：「我輩已訴於天，著來取命。你央後夫張二官再四懇求，意甚虔恪，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，待同你一會之人，卻假弓長之手，與你相見。」言訖，欸然不見了。本婦當夜似覺精爽些個。後看看復舊。張二官喜甚不題，卻見秉中且夕親近，饋送迭至，意頗疑之，猶未為信。

一日，張二官人城催討貨物，回家進門，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。張二官倒退揚聲，秉中迎出相揖。他兩個亦不知其見也。話說的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，已自生疑七八分了，今日轉個滿懷，轉成十分。張二官自思量道：「他兩個若犯在我手裡，教他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遂往德清去做買賣。到了德清，以是五月初一日，安頓了行李在店中，上街買一口刀，懸掛腰間，至初四日，連夜奔回，匿於他處，不在話下。

再提本婦渴欲一見，終日去接秉中。秉中也有些病在家裡。延至初五日，阿滿又來請赴鴛鴦會。秉中勉強赴之。樓上已張筵水陸矣：盛兩盃煎石首，貯二器炒山雞。酒泛菖蒲，糖燒角黍。其餘肴饌蔬果，未暇盡錄。兩個遂相轟飲，亦不顧其他也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綠溶溶，酒滿斟；鈕釵燭，燭半燒。正中庭，花月影兒交；魚吃得，玉山時自倒。他兩個貪歡貪笑，不提防門外有人瞧！

兩個正飲間，秉中自覺耳熱眼跳，心驚肉戰，欠身求退。本婦怒曰：「怪見終日請你不來，你何輕賤我之甚！你道你有老婆，我便是無老公的？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之主意。大此二鳥，飛鳴宿食，鎮常相守；爾我生不成雙，死作一對。」昔有韓憑妻美，郡王欲奪之，夫妻自殺。王恨，兩塚瘞之。後塚上二連理材，上有鴛鴦，悲鳴飛去。此兩個要效鴛鴦比翼交頸，不料使成語讖。況本婦甫能關闔得病好，就便荒淫無度，正是：

偷雞貓兒性不改，養漢婆娘死不改。

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，潛步至門，梯樹竊聽，見他兩個戲謔歌呼，歷歷在耳，氣得按捺不下，打一磚去。本婦就吹滅了燈，聲也不則了。連打了三塊，本婦教秉中先睡：「我去看看便來。」阿滿持燭前行，開了大門，並無人跡。本婦叫道：「今日是個端陽佳節，那家不吃幾杯雄黃酒？」正要罵問，張二官跳將下來，喝道：「潑賤！你和甚人夤夜吃酒？」本婦唬得戰做了一回，只說：「不！不！不！」張二官乃曰：「你同我上樓一看，如無，便罷！慌做甚麼？」

本婦又見阿巧、某二郎一齊都來，自分必死，延頸待盡，秉中赤條條驚了牀來，匍匐，口稱：「死罪！死罪！情願將家私並女奉報，哀憐小弟母老妻嬌，子幼女弱！」張二官那裡准他？則見刀過處：

一對人頭落地，兩腔鮮血冲天。

當初本婦臥病，已聞阿巧、某二郎言道：「五五之間，待同你一會之人，假弓長之手，再與相見。」果至五月五日，被張二官殺死。「一會之人」，乃秉中也。禍福未至，鬼神必先知之，可個懼歟！故知士矜才則德薄，女銜色則情放。若能如執盈，如臨深，則為端士、淑女矣。豈不美哉？惟願率王之民，夫婦和柔，琴瑟諧協；有過則改之，來而則戒之，敦崇風教，未為晚也。

在座看官，要備細，請看敘大略，漫聽秋山一本《剷頸鴛鴦會》。又調《南鄉子》一闕於後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見拋磚，意暗猜；入門來，魂已驚。舉青鋒過處喪多情，到今朝你心還未省！送了他三條性命，果冤冤相報有神明。

詞曰：

春雲怨啼鴉，玉損香消事可憐。一時風流傷白刃，冤！冤！惆悵勞魂赴九泉。抵死苦留連，想是前生有業緣！景色依然人已散，天！天！千古多情月自圓。

正所謂：

當時不解恩成怨，今日方知色是空。